

关心诗之大事，不关心诗之帝国（韩东）
后现代的初衷是回到开始，回到天真、诚实（干坚）

抒情是对灵魂真相的呈现（浦波）
诗可以是抒情的（顾梦）

我的诗就是些简单的诗（周亚平）
重要的事是我必须有一颗洋气的心（杨黎）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翟永明）
诗歌是灵魂飞翔的窗口和天空（徐岱）

「先锋」就是走在前面的人，走在前面的人总是要冒些风险（何小竹）
即使活到 100 岁，我也希望保持一个青年诗人的心态（吉木狼格）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伊沙）
多数情况下，我就是处于一种无法可说的状态（乌青）

当代诗，又多又好，又热闹（小安）
我只写天才写不出来的东西（张卷）

爱情是生活里的锦上添花（于小钢）
在生活面前，诗歌有时不值一提（谢德）

写诗就是找到独属我的月亮（字句）
生活的改变总是太轻易了（袁伟）

生活是诗歌起飞的道路（蓝蓝）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生活是表达内心的美好方式（铂斯）
说普通话很难听，说方言很容易（赵凡）

在改变中慢慢抵达目标（六回）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找到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存在感（李斯）
对于句群这种新文体，我有这个自信（孙曾正）

写作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龚静染）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写作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龚静染）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对于句群这种新文体，我有这个自信（孙曾正）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在改变中慢慢抵达目标（六回）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找到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存在感（李斯）
对于句群这种新文体，我有这个自信（孙曾正）

写作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龚静染）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写作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龚静染）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让孤独的创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女人天生就是艺术家
诗人 张义先
诗可以是一切
张小静

当代诗歌

访谈

刘涛 著

不写不舒服，写了就舒服了（秦风）
抒情是诗可以原谅的（顾梦）

诗歌是灵魂飞翔的窗口和天空（徐岱）
诗可以是抒情的（顾梦）

从有意义的写作一到寻找语言秘密的写作——王敬
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是最真实的自我
张麦亚
诗是诗人的天赋（女先）
女人天生就是艺术家
诗人 张义先
诗可以是一切
张小静

说到底，是泪水晶体的关系（巫昂）
我喜欢的人和诗
就是我的诗坛（吕德安）
我要诗爱得一根筋而已（巫昂）
我内心一直守护着青春的光彩和纯粹
春树
我真想一个人安静坐下来，好好喝一点美酒（万夏）
真正喜欢我的诗歌的人，大部分不喜欢《中文系》（李亚伟）
我要写一首诗，对得起大凉山的头牛（高仲魁）
诗歌应该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张执浩）
因为热爱，所以无所畏惧（杨黎）
写着写着就忘了出名（文康）
世界是虚无的，语言把它变成一种新的现实（非亚）
睡多了就升上去，酒醒了就灌下来（石光华）
哪里有什么天才（孙文波）
我不认诗爱诗

诗像山里的草木，在土壤里自然生长（子尤梅）
人逢喜事，以诗下酒；人遇悲事，用诗取暖（汤巧）
诗人的创造状态就是灭尺度的状态（西娃）
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霞）
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南方都市报）
诗像山里的草木，在土壤里自然生长（子尤梅）
静坐阳光下，偶闻肩胛长翅膀之音（廖静）
我不断地说诗是诗歌的本质（邵风华）
心是一种既清澈，又无比复杂的东西（踵石）
把话说成诗，这是写作时我的追求（杨小溪）
乌托邦对于诗歌来说，是必须的（乌托邦）
30岁以后诗歌找到了我（董晓峰）
好诗是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的（大头鹅鹅）
我可不想在诗歌中安分守己（张凤霞）
过简单一些的日常生活（刘伟）
新诗最可贵的品质是自由（王学东）
唯有诗歌与音乐，可以留住时间（王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香：当代诗歌访谈 / 刘涛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624-8661-9
I. ①心…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8025号



心香：当代诗歌访谈 xinxiang: dangdai shige fangtan

刘涛 著

责任编辑 赵志明

装帧设计 肉 匠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40 1/16 印张：31 字数：553千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661-9 定价：5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刘涛：我开始做“访谈”时，是想通过对话的形式，来了解当代诗坛的现状。但随着采访对象的增多，我发现，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采访中，我常常会问一些问题，但对方的回答，却常常令我大吃一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可能有偏差。

刘涛露西访谈刘涛（代序）

刘涛露西：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本《心香：当代诗歌访谈》？

刘涛：开始起于很偶然的一个念头。我从教友圈回到诗歌圈，起初有些不适应，太理想化了吧。感觉诗坛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各种流派，似乎比 80 年代还热闹。后来发现“热闹”是一种有泡沫的假象。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较之 80 年代，传媒的完全之改变，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使诗和诗评的传播渠道更方便更快捷，更随意更个人。而微博又是个很怪的东西，它可以把“诗坛”集中起来，把人与人，诗人与诗人拉得很近。有段时间我特别不适应此种“热闹”。就开始慢慢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发出“访谈”系列。

记得我在前几篇评论中说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例如：“看不惯我们写作的环境，充斥着很多假诗人。”所谓诗坛有没有假诗人呢？肯定有。但我后来重新审视我说的话，觉得还是有失偏颇。大多数尚在写诗的诗人，对诗都应该是虔诚的，起码是感兴趣的。所谓假诗人，想在诗中捞点诗之外的实惠，其实是捞不到什么的。不是吗？

刘涛露西：除了这个偶然的最初的动机，你做这本书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更深层次的动因？

刘涛：是这样的。随着“访谈”一步一步做下来，有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处境变得很尴尬，似乎陷于某种真实而又虚幻的旋涡。我特别不适应。就准备罢工了。这很符合我一贯的知难而退的风格。但我的许多诗友女伴都鼓励我，给我打气，我才坚持了下来。当然后来全靠祈祷的支撑。

刘涛露西：祈祷，怎么说？

刘涛：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友，祈祷是本分，我会为我的生活、工作祈祷，为我的一切祈祷，当然也会为我的这个“访谈”祈祷。你刚才问及做这本书深层次的

动因。是，有的，是关于女性意识和女权意识。我对一些女诗人说出了我的这个潜意识。我说，所谓诗坛，诗歌媒体的话语权几乎全部握在男诗人手中，就算个别的男诗人男评论家推出和评论一些女诗人，也都是符合他们意愿和标准的。纵观整个中外文学艺术史被遮蔽的女诗人女艺术家，何止千万？这一点女诗人翟永明在她的《天赋如此》一书中说得很到位。我对部分女诗人说：我并不想跟他们男诗人抢话筒，“夺权”，我只是想“解构”一下这种“权利分配不均”的现象罢了。

刘涛涛露西：“解构”是后现代一个时髦的词儿，那么你解构了吗？

刘涛：随着我访谈的深入，我已经不是很关心解构的问题了。是，开始我非常热衷于去“解构”。例如我曾采访到一位女诗人，一个大力提倡女性意识的女诗人，一个刊物的女主编，我请她多给我推荐一些女诗人，企图通过女诗人数量之多去与男诗人较劲。那个女主编说：“我所认识的女诗人们都很低调。”是啊，女诗人普遍低调，埋头修炼写作，很少发言、发声，更不会像许多男诗人那样当“麦霸”，拿着话筒就不愿放下，且大放厥词。这不是和过去的我一样吗？正合我意！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不想受任何男权话语的暗示或明示。我对那位女主编说：“那么低调做啥子呢？”既然女诗人提倡女性意识，就应当发声……

刘涛涛露西：但据我观察，现今女诗人还是普遍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君不见，“诗坛”的“割据势力”都有那么几位诗人“名媛”，以及外围的粉丝佳丽，她们难道能两耳不闻诗坛事，一心只写专业诗？

刘涛：正是如此。圣人说：祈祷不是我改变天主，而是天主改变我。我已经被改变了，净化了。我既不热衷于去关注诗坛的所谓“假诗人”的所作所为，也不积极于去解构男权话语了，我只想把这个“访谈”做好。我看到这个“访谈”对我本人和诗人的益处，对读者和后人的益处。我尽力而为，善始善终。

宗教上，我反对原教旨主义，也反对黑白混搭的“渎神论”；在诗歌界，我同样反对各种偏执狂自恋狂，但我还是很欣赏个体诗人的极端和专业精神的。这本《心香：当代诗歌访谈》收录的是我接触到的当代诗歌和诗人，是我个人喜欢的诗和诗人；既然是喜欢就有偏爱，为纠偏，我又作了适当的扩展与包容。

目 录

刘涛·露西访谈刘涛（代序）

第一辑 刘涛大家访谈

- 003/关心诗之大事，不关心诗之帝国（韩东）
005/后现代的初衷是回到开始，回到天真、诚实（于坚）
007/我的诗就是些简单的诗（周亚平）
010/重要的是我必须有一颗洋气的心（杨黎）
014/“先锋”就是走在前面的人，走在前面的人总是要冒些风险（何小竹）
017/即使活到100岁，我也希望保持一个青年诗人的心态（吉木狼格）
021/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翟永明）
026/当代诗，又多又好，又热闹（小安）
028/我只写天才写不出来的东西（张羞）
032/多数情况下，我就是处于一种无话可说的状态（乌青）
036/写诗就是找到独属我的月亮（宇向）
044/生活是诗歌起飞的跑道（蓝蓝）
048/说到底，是跟水晶球的关系（巫昂）
057/爱诗爱得一根筋而已（竖）
066/我内心一直守护着青春的光彩和纯粹（春树）
069/我喜欢的人和诗，就是我的诗坛（吕德安）
073/我就想一个人安静坐下来，好好喝一点美酒（万夏）

078/真正喜欢我的诗歌的人，大部分不喜欢《中文系》（李亚伟）

081/我要写一首诗，对得起大凉山的一头牛（尚仲敏）

084/诗歌应该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来（张执浩）

087/因为热爱，所以无所畏惧（横）

093/写着写着就忘了出名（文康）

099/世界是虚无的，语言把它变为一种新的现实（非亚）

111/喝多了就升上去，酒醒了就落下来（石光华）

114/不认真写诗，哪里有什么天才（孙文波）

120/从“有意义的写作”到“寻找语言秘密的写作”（王敏）

124/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自我（弥赛亚）

131/诗是诗人的天赋（艾先）

138/女人天生就是艺术家、诗人（张义先）

144/诗可以是一切（张小静）

149/不写不舒服，写了就舒服了（秦风）

166/抒情是可以原谅的（闲梦）

173/诗歌是对灵魂真相的呈现（潇潇）

179/从身份到灵魂，诗歌写作与什么有关？（周瓒）

193/诗歌是灵魂飞翔的窗口和天空（徐贞敏）

202/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伊沙）

207/爱情是生活里的锦上添花（于小斜）

218/生活的改变总是太轻易了（袁玮）

227/说普通话很难受，说方言很容易（赵凡）

232/在生活面前，诗歌有时不值一提（懒懒）

236/让孤独的写作者以诗歌的名义抱团取暖（阿潘）

241/诗歌是表达内心的最佳方式（铂斯）

245/在改变中慢慢抵达目标（六回）

249/找到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存在感（李昕）

258/对于句群这种新文体，我有这个自信（孙智正）

265/我不断地走在路上（陈小繁）

- 276/写作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 (龚静染)
- 281/静坐阳光下, 偶闻肩胛长翅之音 (廖慧)
- 284/诗人的创造状态就是灭尺度的状态 (西娃)
- 291/一种是刺猬, 一种是狐狸 (南方狐)
- 298/诗像山里的草木, 在土壤里自然生长 (子梵梅)
- 304/人逢喜事, 以诗下酒; 人遇悲事, 用诗取暖 (汤巧巧)
- 308/我觉得抒情是诗歌的本质 (邵风华)
- 319/心是一种既清澈、又无比复杂的东西 (哑石)
- 328/把话说成诗, 这是写作时我的追求 (杨小滨)
- 343/乌托邦对于诗歌来说, 是必须的 (乌蒙)
- 349/30岁以后诗歌找到了我 (董晓静)
- 352/好诗是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的 (大头鸭鸭)
- 357/我可不想在诗歌中安分守己 (张凤霞)
- 360/过简单一些的日常生活 (刘不伟)
- 363/新诗最可贵的品质是自由 (王学东)
- 369/唯有诗歌与音乐, 可以留住时间 (王音)

第二辑 刘涛诗性随笔

377/韩东

380/于坚、杨黎和韩东

384/杨黎

388/蓝马

409/李晓彬

422/周亚平

430/小安

432/张羞

434/张执浩

436/小引

- 439/宇向

450/宇向和张维

452/尹丽川、巫昂

455/韩梅

459/邓兴

461/乌青、周亚平、面海

467/臧棣和余笑忠

小平访谈刘涛（后记）

第一辑

刘涛大家访谈



关心诗之大事，不关心诗之帝国

韩东

韩东，1961年生，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1988）、《爸爸在天上看我》（2002）；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身体》（1996）、《树杈间的月亮》（1997）、《我的柏拉图》（2000）、《明亮的疤痕》（2004）、《美元硬过人民币》（2006）、《西天上》（2007）、《此呆已死》（2009）；长篇小说：《扎根》（2003）、《我和你》（2005）、《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2008）、《知青变形记》（2010）、《中国情人》（2012）；诗文集：《交叉跑动》（1997）；随笔集：《幸福之道》（2011）、《夜行人》（2011）、《一条叫旺财的狗》（2011）、《爱情力学》（2012）；电影剧本：《在清朝》、《北京时间》、《爱你一万年》。

(访谈形式：电话录音)

刘涛：韩东好。关于诗歌你说过很多话，我特别欣赏你最近在微博上所说的两段：

(1) “关心诗之大事，不关心诗之帝国。”

(2) “现代汉语在我辈手里逐渐成熟，以此铸造所成者皆源头性诗人……但愿为后来者提供深邃而多元的传统，交替显现于未来……尽量完善，一隅一端，触抵纵深……而占领现实之诗歌国土的王道或霸道非吾之志也。”

我此次新一轮的访谈准备玩一个数字游戏，只给你提一个问题，其他诗人以此推下去。中国当代诗歌之河，从北岛那一代流过来，到你这里(你的《有关大雁塔》)就有一个重要的转折。请你谈谈这条当代诗歌之河的运行流变情况，并请你列出当代诗人中你认为最有代表性的12位？(电话访谈篇幅有限，只有请韩东从简。遗憾。)

韩东：你问题是……北岛……喂……喂……你是什么问题？

刘涛：(重复问题。)

韩东：我觉得不是到了我这里，这说法不准确，因为我们是一代人写作，也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写作。一代人的写作都很有意义。确实就是北岛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有某种转变，但这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这是很简单的。而且一个特别显著的情况就是，在80年代，回顾80年代就是流派众多，旗帜林立，很多的写法，很多的写作方式以及写作的倾向，在80年代都有所萌芽。所以我不能代表他们去发言。但是80年代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就是这种生态的多样性，就像这个地质学的玄武纪生命大爆炸一样，就是当时呈现的那种状态。各种各样的写法各种各样的关于诗歌的思考，关于诗歌的实践，在那个年代，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都是有所萌芽的。

刘涛：嗯。那，请你列出当代诗人的12位呢？

韩东：这个名单不好列呀，名单确实不好列，我喜欢很多的诗人，12位，我觉得这名单的范围太小了，太少了……

刘涛：那，就不列了？好的，谢谢韩东。

“后现代”、“后诗学”、“后写作”



“后现代”、“后诗学”、“后写作”……这些概念，曾经是于坚的标签。于坚本人对这些标签并不感冒，他觉得它们都是外加的，是别人对他作品的解读，而不是他自己的创作理念。于坚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的，我更愿意把自己归类为‘后诗学’。”

“后诗学”的核心在于“诗学”，于坚对诗学的理解，是“诗学”与“诗”分离的，“诗学”是“诗”的研究、探讨、分析、批评，而“诗”则是“诗学”的对象。“诗学”与“诗”分离，是于坚对诗学的重新定义。于坚对诗学的重新定义，是于坚对诗学的“反叛”。于坚对诗学的“反叛”，是于坚对诗学的“超越”。于坚对诗学的“超越”，是于坚对诗学的“否定”。于坚对诗学的“否定”，是于坚对诗学的“扬弃”。于坚对诗学的“扬弃”，是于坚对诗学的“否定”与“超越”的统一。

后现代的初衷是回到开始，回到天真、诚实

于坚

于坚，昆明人，1970 年开始写作。著有诗集、文集二十余种。1996 年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文学奖。2006 年获鲁迅文学奖。于坚在国内声誉日隆，也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其中《O 档案》、《便条集》斩获国际多项大奖。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刘涛：有这样一种说法，韩东、杨黎和你，分别是当代的杜甫、王维和李白。你认为这种类比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是否确有一种承袭关系？

于坚：有这种说法吗？这种说法太轻佻了。

我与李杜们如果有承袭关系的话，也只是在与神的距离上，我追求的也是：诗成泣鬼神。

刘涛：你曾在一些诗会和文章中说，“后现代可以休矣”。后现代主义曾给当代国际范围内带来过一些革命性的希望和创造的可能性，你却认为“后现代可以休矣”。你一定有你独特、深刻的思考，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于坚：后现代即使在西方，也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了。中国“后现代”从第三代诗开始，之后波及当代文学（小说什么的步其后尘）。今天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越过文学成为大众的思维方式，其实每部手机都在玩后现代，调侃、解构，怎么都行，已经成为大多数的思维方式。无非大众不说得那么高深，就是搞笑、段子、八卦而已。今天写诗玩这一套其实很媚俗，完全丧失了80年代第三代诗的前卫性。

李白在流行标新立异、玩世不恭的时候、遣词造句的时候，感叹：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高呼“圣代复元古”。他才是真正的、一贯的先锋。

后现代的初衷是回到开始，回到天真、诚实。而不是树立教条、玩前卫。



我的诗就是些简单的诗

周亚平

周亚平，曾用笔名“故事马”等，当代著名诗人，纪录片导演。20世纪80年代跨入诗坛并崭露头角，倡导“简单的诗”，发起“原样：中国语言诗派”，进行“语言诗”的创新写作，成果卓著，受到欧美诗界高度关注。曾出版中文诗集《如果麦子死了》、《俗丽》、《戏剧场》及英文诗集《ORIGINAL》(合著)。2011年当选为《诗探索》中国年度诗人。周亚平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刘涛：有人说你的诗很疯，我觉得一点不疯。自由、自觉；冷静得过分。你怎么看？

周亚平：一句话便可回答完，即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知道你不会满足于我这个简单的回答，所以再说几点。其一，我从来不认为诗歌是武器，也不是自慰器，所以它不会“疯”；其二，所谓的中国新诗，是关于白话的努力，它与当下有关，与语言有关，与一个正常人的艺术人格有关，它跑到古代去，跑到国外去，才有可能“疯”；其三，把有些人的不懂、不解理解为诗人的“疯”，更为不妥。好的诗人不仅感性，而且理性，他的数学成绩可能不好，但他的数学天赋极可能高过他的老师，他把数学通过诗歌从刻板、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了。有谁敢说吗，诗是数学的艺术。我敢。在我看来，一切事物，包括日常的、特殊的，什么美事啊，什么脏物啊，都可以入诗，重要的是它们要被你看见，被你说出、写出。语言很重要，它只存在于一个时间和空间，但它和周亚平相依为命。我在新出版的诗集《原样》的封面上，加注了一句话：“卡通一开始就被定义为荒谬”，而在该书的封底上又留了一句话：“我不认为我写出了世界的另一个样子”。我疯吗？！

刘涛：你曾在 15 天写了 125 首诗，一天 10 首，两天休息，白天照常上班工作。你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亚平：“做”？做爱要关乎身体，关乎对手。写诗则与规律、规矩无关。是的，我有 15 天写 125 首短诗的经历，但我也有 15 年不写 1 首诗的历史。看状况，来就来了。你说的这 15 天 125 首诗，现在乌青手上。我把它汇编了一下，取名《X 字》。诗集的前面有个代序，我可以拷贝给你。如下：“如果要记叙，这本诗集或可留下以下文字。全集 125 首诗，写于 2013 年 8 月 11 日至 26 日，共计 15 天。完成后，恰逢读客约稿，所以它加入了机器诗人文丛。我起先想给编辑乌青两个书名：《性是人民的》《爱随叫随到》，随他挑。诗由于短，我希望在印刷时，有些文字可以跳大。但喷泉好比洗脚水，所谓立意不必太高。机器诗人的脑袋我研究过，也没那么可怕，只是心脏错长在里面。我算一个，当年阿波利奈尔算一个，无论先爱情后烧酒，还是先烧酒再爱情。现在好多年轻写诗人，有几个也算几个，挺拔得像竹子似的，但上面又长麦穗。经征求意见，周看同学最终帮诗集定名《X 字》。我的诗不在乎地球人重视不重视，它本来就是要躲到月球上去的。2013 年 11 月 8 日，北京飞迪庆，经停重庆写。周亚平。”

刘涛：我几乎喜欢你全部的中长诗，喜欢的原因是它们能量充沛，这很奇怪。